

陆

国 中诗苑 英华



王师北定中
原日家祭无忘
告乃翁

山东大学出版社

报国信念终不渝

寄意《示儿》诗

功夫在诗外

见功夫

豪迈

气象雄浑

游

卷

111
L421
249

中国诗苑英华
陆游卷

书

高洪奎 张玉璞 曹志平 选注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年11月26日

中国诗苑英华

陆 游 卷

高洪奎等 选注

责任编辑 王延梯

特约编辑 肖 培

封面设计 牛 钧

版式设计 张华芳

责任校对 张华芳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207 千字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ISBN 7-5607-1746-2/I·129

定 价：(全十册) 118.00 元

序

王运熙

我国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中，涌现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诗歌、散文、戏曲、小说、讲唱文学等等，各体皆备。其中尤以诗歌成果更见辉煌，源远流长，大家迭出，真不愧有诗国之称。

中国诗歌具有光辉的历史。在先秦时代，先是以四言句为主的诗体流行，后经人们选录三百余篇，编集成《诗经》。稍后则是句式长短参差的楚辞体（亦称骚体）产生，被后人编集成《楚辞》。《诗经》、《楚辞》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源头，以其丰富的营养，哺育着后世千千万万的文人。到汉魏两晋南北朝时代，五言诗逐步发展昌盛，七言诗也逐步成长，五、七言古体诗成为诗歌的主要样式。在此时期内，作诗成为一种风气，名家辈出，灿烂多姿。之后是隋唐五代。国势强大的唐帝国，经济、文化发达，为诗歌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唐代是中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诗苑涌现出不少名家巨匠。诗体方面，除五、七言古体诗外，还形成五、七言近体诗。从此，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这

六种诗歌基本样式，长期为人们所遵用，直到现代。宋承唐代，文化、文学继续发达。在唐诗的高峰后面，宋诗往往写得机智而富有理趣，别开生面，与唐诗争胜。同时，在唐五代形成的词（定型的长短句），至宋代繁荣昌盛，形成了诗、词两体双峰对峙、各擅胜场的局面。在《诗经》、《楚辞》之后，人们一提到中国古代诗歌，总是首先想到唐诗、宋词，它们标志着中国中古时期诗歌的辉煌成就。以后在元、明、清时代，五、七言诗和词继续发展，也产生了许多名家、佳作，但总的说来，诗人们以学习、宗法唐、宋为主，创造性比唐、宋较为逊色。此时期还出现了新型长短句散曲，也有名家佳作，惜表现的广度、深度比不上词。这时期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转移到了戏曲、小说方面。

这套《中国诗苑英华》丛书，选择历代成就最为卓越的少数诗家、词家，编选其部分名篇佳作，供广大读者学习欣赏。于先秦取屈原，于汉魏两晋南北朝取陶渊明，于唐取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于宋取苏轼、陆游、李清照、辛弃疾。这十位大家，代表了各个历史时期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的确不愧为诗苑中光彩最为夺目的英华。他（她）们的诗歌内容广阔深厚：热爱国家民族，甚至愿意为之赴汤蹈火；关怀人民痛苦，希望社会安定；憎恨黑暗腐朽势力，予以揭露和鞭鞑；描绘山川草木，展示祖国和乡土的辽阔美丽；歌咏爱情和亲朋情谊，流露真挚深厚的胸怀，等等。这些，对于我们培养热爱祖国人民、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认识古代社会的诸般情状，认识大

诗人的高尚品格，从而陶冶自己的情操，都将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从表现形式看，十位大诗人都是第一流的艺术巨匠。他们构思深邃，才华横溢，语言精炼生动，技巧变化多端，风格或奔放流畅，或深沉顿挫，或平淡隽永，或缠绵曲折，多姿多彩，无不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使我们获得丰富的美感享受，和从事创作活动的启发和借鉴。

弘扬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学遗产，是为了促进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为创作新时代的文学提供营养和借鉴。希望这套丛书在这方面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1996 年 12 月

前 言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他以悲壮激昂的诗歌反映了抗金御侮的时代精神,表达了广大民众恢复中原的强烈愿望,唱出了那一时代的最强音。

—

“我生急雨暗淮天,出没蛟鼉浪入船。”1125年11月,陆游的父亲陆宰以淮南计度转运副使自楚州(今江苏淮安)奉诏赴京都。在一个风狂雨骤的早晨,陆游诞生在淮河舟中。次年,金兵大举侵宋,攻陷汴京。第三年,金人掳徽、钦二帝北撤,北宋灭亡。陆游在襁褓中随父母由中原逃往江南,经过九死一生的颠沛流离才回到故乡山阴。“我生学语逢丧乱,家在中原厌奔窜。淮边夜闻贼马嘶,跳去不待鸡号旦。人怀一饼草间伏,往往经旬不炊爨。”(《三山杜门作歌》)这些诗句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逃难的情景。后来金兵又侵入浙江,陆游举家避难东阳山中,直到九岁时才回到山阴。“年少遇丧乱,妄意忧元元。”童年的惨痛经历,山河破碎、人民涂炭的现实,使陆游从小便萌生了忧国忧民的思想。

陆游出身于正直爱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父亲陆宰身当民族危亡之际,时时以国耻为念,与他交往的也多是一些爱国志士,他们的言行给陆游以深刻的影响。“一时贤公卿与先君游者,每言及

高庙盗环之寇，乾陵斧柏之忧，未尝不相与流涕哀恸。虽设食，率不下咽引去。先君归，亦不复食也。”（《跋周侍郎奏稿》）“绍兴初，某甫成童，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跋傅给事帖》）这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景，深深地打动了陆游那颗幼小的心灵，“儿时祝身愿事主，谈笑可使中原清”。

陆游早年从曾几学诗，又曾私淑吕本中。曾、吕都是江西诗派的重要诗人，又是力主抗金、反对和议的爱国志士。陆游不仅向他们学作诗，而且学习他们的品格、气节和思想。陆游于曾几“略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之言”，并向曾几保证说：“名节倘全，是则不辱于门下。”可见陆游受曾几爱国言行的影响是很大的。

南宋政治斗争的焦点是和战之争。南渡之初，爱国志士坚持抗金，呼吁北伐，但高宗推行妥协苟安政策，绍兴八年（1138）与金国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和议。孝宗、宁宗两朝虽有两次北伐，但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一经挫折，便回过头来，依然与金讲和，又先后签订了辱国的隆兴和议和开禧和议。终南宋之世，投降求和势力始终占据统治地位，抗战志士往往受到压制和迫害。这样的时代氛围和政治环境，便决定了志在恢复的陆游的坎坷仕途和悲剧人生。他举进士名列第一，却因“喜谈恢复”、“语触秦桧”而被除名，直到三十四岁，才被任为福建宁德县小吏。1163年任枢密院编修官时，因与张焘论龙大渊、曾觌结党营私事，触怒孝宗而出为镇江通判。1166年通判隆兴时，言官又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将他罢归山阴。入蜀八年，虽有过从军南郑的喜悦，但不久便满怀着郁愤离开前线，奔波于成都、荣州、嘉州、蜀州之间，1176年因臣僚言其宴饮颓放而被罢官。东归后，1180年提举江西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又因开义仓赈济灾民，被昏愤的朝廷以“擅权”的罪名革职。1189年，陆游任礼部郎中兼实录检讨官，又以“嘲咏风月”的罪名罢归。一次次的打击迫害，使得陆游只能在壮志难酬的怨愤中消

磨时光、蹉跎岁月。但宦海的浮沉并没有泯灭他那不屈不挠地为实现抗金复国的理想而奋争、为民生疾苦而呼号的精神和热情，直到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恢复，写下了饱含血泪、传颂千古的《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他首先是一个爱国志士，是一个民族战士。关于这一点，杨大鹤说得很对：“放翁非诗人也。……论其世，知其人，考其志，以放翁为诗人而已可乎？知放翁之不为诗人，乃可以论放翁之诗。”（《剑南诗钞序》）他对后人只把陆游当成一个诗人看而感慨万分：“后人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咨嗟！”（《剑南诗钞序》引）

二

陆游现存诗九千三百余首，内容极为丰富，题材十分广泛，差不多触及到了南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南宋社会的一面镜子，因而在文学史上与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一样，获得了“诗史”的称号。

陆游诗中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部分是爱国诗。

他的爱国诗具有横扫敌寇的英雄气概和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他渴望携笔从戎，亲临抗战第一线，据鞍杀敌，报国仇，雪国耻，把全部力量和整个生命都献给恢复大业。那种战斗的豪情是一贯的、强烈的、至死不衰的。在他的诗里，一再表示“杀身有地初非惜”（《登慧照寺小阁》）、“裹尸马革固其常”（《陇头水》）。当他意识到恢复大业在其生前难以实现时，发誓死后肝心化作金铁，铸成利剑，也要内除奸佞，外清妖孽。他在七十三岁时写的《书志》诗中说：“千岁埋松根，阴风荡空穴。肝心独不化，凝结变金铁。铸为上方剑，

衅以佞臣血。匣藏武库中，出参髦头列。三尺粲星辰，万里静妖孽。君看此神奇，丑虏何足灭！”陆游诗中的“我”，俨然是一个“铁马横戈”、“气吞残虏”、“一身报国有万死”的民族战士的英雄形象。靖康之难后，不少诗人如陈与义、曾几、吕本中、杨万里、范成大等，都写了很多爱国诗篇，但他们一般是对国事忧愤、感叹和希望，是呼吁、鼓励和歌颂别人抗战，缺乏陆游诗的这种愿“执戈王前驱”（《夜读兵书》）、“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身历疆场、杀敌报国的境界。这种境界，继承了《诗经·秦风·无衣》“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北宋苏舜钦和郭祥正的诗中出现过，在两宋之交韩驹的诗中出现过，在岳飞《满江红》词中出现过，但从来没有人把它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表现得这样激动人心。“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消尽国魂空。诗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梁启超《读放翁集》）

陆游的爱国诗具有尖锐的批判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多层次多角度地揭露了朝中奸佞的卖国投降活动。“诸公尚守和戎策，志士虚捐少壮年。”（《感愤》）“战马死槽枥，公卿守和约。”（《醉歌》）抗金志士之所以报国无路，就是因为投降派推行和戎政策。“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夜读范至能揽辔录》）投降派打击迫害抗战力量，将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追感往事》）“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关山月》）陆游不仅指名道姓地斥责了秦桧，而且抨击了整个投降派，认为一切恶果都是“和戎诏”造成的，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封建皇帝。这在当时的爱国诗中是极少见的，以至后人惊呼：“本朝人敢作此等诗？”（吴焯《批校剑南诗稿》卷二五）

陆游有心报国而无路请缨，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使他的爱国诗充满了壮志难酬的悲愤。“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记取江湖泊船处，卧闻新雁落寒汀。”（《夜泊水

村》“志士凄凉闲处老，名花零落雨中看。”（《病起》）诗人坐视年华流逝，一腔悲愤之情难以遏抑。陆游反复用“书愤”、“书悲”、“书叹”、“悲愤”、“叹息”、“太息”为诗题，其情感基调是悲愤的、感伤的、苦闷的和痛苦的，但并不消沉、不悲观、不颓唐，他始终对抗战充满信心，即使在极其难堪的处境下写出的带有浓郁感伤情味和凄凉色调的诗篇，也没能掩盖住他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强烈的爱国热情，仍旧给人以鼓舞和力量。

除爱国诗外，陆游还有不少反映人民疾苦、揭露封建剥削的诗篇。《农家叹》写农民在天灾人祸下受“笞撻”、饥饿的痛苦；《秋获歌》写饿狼般的县吏亭长对农民的敲诈勒索；《书叹》、《秋赛》写苛政给农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诗人还揭示了严重的阶级对立：“公子皂貂方痛饮，农家黄犍正深耕。”（《作雪寒甚有赋》）“富豪役千奴，贫老无寸帛。”（《岁暮感怀》）认为农民起来造反是统治者逼出来的：“吏或无佳政，盗贼起齐民。”（《两獐》）更为可贵的是，陆游有的诗反映了人民的爱国思想，歌颂了人民的抗战爱国事迹。《追忆幕中旧事》就赞扬了中原敌后人民冒着生命危险通报敌情的爱国行动：“关辅遗民意可伤，蜡封三寸绢书黄。亦知虏法如秦酷，列圣恩深不忍忘。”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

陆游的山水景物诗也很有特色。赵翼《瓯北诗话》中说陆游“凡一草一木，一鱼一鸟，无不裁剪入诗。”此论甚为确当。陆游对自然景物一往情深，把满腔热情投注于自然景物中，把人自然化，自然人格化，创造出人与自然契合相融的优美境界。“只愁去远归来晚，不怕飞低打着人。”（《燕》）“小浦闻鱼跃，横林待鹤归。”（《柳桥晚眺》）飞燕与横林都满含深情，与诗人心神相契。“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梅花绝句》）诗人即梅，梅即诗人，二者已完全融为一体了。陆游的山水景物诗有不少追求理趣美，在对自然景物的感性观赏中，渗入理性思考，从而体悟到人生处世的道理，赋予山水景物诗以哲理性的内涵。“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游山西村》)从寻常的漫游中体察出物情事理;“高标逸韵君知否?正在层冰积雪时。”(《梅花绝句》)从冰雪中盛开的梅花身上,领悟到人的高标绝俗的气节。陆游的山水景物诗还好“言征伐恢复事”(罗大经《鹤林玉露》),于登山临水、观花赏物之际,尚心系复国大事,从民族自豪心理生发出对时事的慨叹,这使他的许多山水景物诗,境界雄伟壮阔,思想深刻充实,表现出一种崇高之美。

陆游还曾写过几首悼怀前妻唐琬的爱情诗,都是和着血泪写就的,感情真挚深厚。这在爱情诗几乎是一片荒芜的宋代诗坛上,是弥足珍贵的。

“诗思出门何处无?”(《病中绝句》)“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舟中作》)陆游描写日常生活的闲适诗相当多,诸如读书、作诗、饮酒、下棋、煮茗、课儿、养病等,抒发细腻的生活感受,写得精美圆转,摇曳隽永,而又富有情趣,受到明清时代人们的普遍赞赏。

三

陆游诗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取得了多方面的艺术成就,带有集大成的性质。

李兆元《十二笔舫杂录》云,放翁“是李杜嫡派”,“从此着眼,放翁之真诗出矣。然声情气象,自是放翁,正不必摹仿李杜。”此话甚为中的。陆游学习李白和杜甫,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感情深沉悲壮而表达雄豪奔放的风格,既与李杜有相同之处,但又绝非李杜,自成一派之风范。

陆游和杜甫一样“忧国复忧民”,又都“险艰外备尝,愤郁中不平”,并把“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一寓于诗”(《唐宋诗醇综评》)。陆游诗继承了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以杜公之心为心”(《石洲诗话》),但杜甫多为内乱而“感激”,陆游多为外患而“悲愤”,彼此感情投注的对象是不同的。在反映现实的手法上,陆诗不重情

节，不重故事，不重画面，而是从复杂纷繁的事态发展中，拈出最本质同时又最能打动人心的一点，压缩在精练的诗句之中，着重抒写自己的主观感受，因此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强烈的抒情性。这与杜诗善于摄取典型题材，对事物作具体的铺叙，细致的刻画，生动的描绘，有很强的故事性等等，颇为不同。像“三吏”、“三别”那样的叙事诗，在陆游近万首诗中是没有的。赵翼《瓯北诗话》说陆游“善于用短”，“不多为委折”，“他人数言不能了者，只用一二语了之”，正是看到了陆诗的这一特点。

陆游饱尝艰辛，阅尽人间沧桑，情感上虽然有如杜甫的深沉，但在表现上却不似杜甫那般沉郁顿挫，而是更多地采用了李白式的方法，诗歌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以自我为中心，把满腔的悲愤尽情地表泻，把内心世界直接展示给读者，竭力地突出诗人的自我形象。但陆游与李白所处的时代毕竟不同，他所追求的最高理想是雪耻复国，最强烈的愿望是携笔从戎，捐躯沙场，因而诗中突出的是一个爱国志士的形象，代表着鲜明的时代精神，具有一种悲壮、崇高之美。与李白相较，陆游诗歌中想象、夸张等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的运用，具有更坚实的现实基础和充实的社会内容，更能引起同时代人情感上的共鸣。他看一幅马画，就想到“安得毛骨若此三千匹，衔枚夜度桑乾碛”（《龙眠画马》）；听到一声雁鸣，便“夜闻雁声起太息，来时应过桑乾碛”（《冬夜闻雁》）；由小园的牡丹花，就想到“周汉故都亦岂远？安得尺捶驱群胡”（《赏小园牡丹有感》）；从一匹衰马也联想到自己“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老马行》）。大风雪，大雷雨，更容易激起他的雄心和遐想：“夜听簌簌窗纸鸣，恰似铁马相磨声。”（《弋阳道中遇大雪》）“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有时诗人并没有看到什么事物，也不凭借任何东西，只是通过自由驰骋的想象来抒发自己的理想。如：“佩刀一刺山为开，壮士大呼城为摧。三军甲马不知数，但见动地银山来。”（《出塞曲》）写宋军出塞的雄壮气势；“马前

嗚呼爭乞降，滿地縱橫投劍戟。將軍駐坡擁黃旗，遣騎傳令勿自疑。詔書許汝以不死，股栗何為汗如洗！”（《戰城南》）寫金兵投降的情景。所有這些在現實中都不存在，但詩人相信一定能實現。陸游還善于借助虛幻的夢境表現理想。“壯心自笑何時豁，夢繞梁州古戰場。”（《秋思》）“三更攪枕忽大叫，夢中奪得松亭關。”（《樓上醉書》）陸詩想象和夢幻中的內容，都與抗戰復國有關，寫得慷慨激昂，熱情奔放，這在李白詩中是沒有的。

陸游詩無體不備，各體俱工，特以七律和七古成就最高。七古氣勢闊大，瑰麗雄奇，顯然受到李白的影響。趙翼《瓠北詩話》評陸游七古曰：“才氣豪健，議論開辟，引用書卷，皆驅使出之，而非徒以數典為能事。意在筆先，力透紙背。有麗語而無險語，有艷詞而無淫詞。看似華藻，實則雅潔；看似奔放，實則謹嚴。”陳訢《宋十五家詩選·劍南詩選》引言也稱：“其精采發露，自斑剝可愛。”其七律“對仗工整，使事熨帖，當時無與比埒”（沈德潛《說詩晬語》），也頗為後人所推重。王漁洋論七律，于宋代只推放翁一人（見何世璜《然燈記聞》）；舒位和洪亮吉甚至認為陸游“專工此體而集其成”（《瓶水齋詩話》），“詩家之能事畢，而七律之能事亦畢”（《北江詩話》）。其七絕也達到了宋人的最高水平，潘德輿《養一齋詩話》譽之為“詩之正聲”，謂其雖“不似唐人而萬萬不可廢”。陳衍《劍南摘句圖》則稱許為“雄健者不空，雋異者不澀，新穎者不纖”。這些品評，陸游當之無愧。

陸游律絕在藝術上的突出特點是善用對偶。吳師道《吳禮部詩話》云：“世稱宋詩人……對偶工切，必曰陸放翁。”其詩對偶方式極富多樣性，或數字相對，或疊字相對，或成語相對，或典故相對，或鑄造新詞、詞組相對，從二三字一直到七言相對，遠不相干的事物，一經他的選擇運用，便覺新奇精警，既無拼湊堆垛、生澀造作之弊，又能準確而深刻地抒發出詩人的獨特感受。如：“三萬里河東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秋夜將曉出簾門迎涼有感》）“寒雨似從心上

滴，孤灯偏向枕边明。”（《不寐》）“一生不作牛衣泣，万事从渠马耳风。”（《和范待制秋兴》）“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题老学庵壁》）凡此等等，都精美新颖，以至刘克庄有“古人好对偶都被放翁用尽”（《后村诗话》）的赞叹。陆诗用典故对偶，与所表达的感情融合无间，乍读甚至感觉不到是在用典，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如：“药来贼境灵何用，米出胡奴死不炊。”（《感兴》）《后村诗话》评说：“上句用柳公绰事。公绰节度山南东道，有道士献丹药，问从何来，曰自蓊门。时朱克融方叛，公绰曰：‘药自贼境来，虽验何益！’弃药而逐道士。殆天为下句设此奇对。”下句出自《世说新语·方正》：“王修龄尝在东山，甚贫乏。陶胡奴为乌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语：‘王修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陆游巧妙地运用了这一天设佳对，写出了自己的高尚节操。

与诗歌题材内容、思想感情的多样化相适应，陆诗的语言也不拘一端。爱国诗多雄壮豪放语，山水景物诗和闲适诗多清新精致语，描写农村生活的诗多平淡古朴语。但这些诗的语言又具有一个共同的风格，即晓畅平易，精练自然，所谓“清空一气，明白如话”、“无一语不天成”（赵翼《瓠北诗话》）。陆游作诗反对雕琢，反对奇险，提倡平夷，认为“琢雕自是文章病，奇险尤伤骨气多”（《读近人诗》），“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文章》），“工夫深处却平夷”（《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在这方面，他受白居易的影响较大。

四

陆游虽专力写诗，亦擅长填词，在百花争艳的宋代词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现存陆词一百三十首。陆游早年曾写过艳词，中年以后，创作倾向发生了转变，多写家国之悲、民族之愤和理想难以实现的怨

愤,使其词有了更高的思想境界,获得了与其诗一样的文学品格,远非“花间”刻红剪翠之作所可比拟。后人对其词评价很高,许昂霄说:“南渡后唯放翁为诗家大宗,词亦扫尽纤淫,超然拔俗。”(《词综偶评》)冯煦谓:“剑南屏除纤艳,独往独来,其遒峭沉郁之概,求之有宋诸家,无可方比。”(《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褒赞或有过分处,却并非无的放矢。

陆游词具有多种风格,或激昂慷慨,或流丽绵密,或安雅清澹,都有很高的成就。他的词风受苏轼、秦观的影响较大,“纤丽处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毛晋《放翁词跋》引杨用修语),但又有自己的特点。从豪放方面说,陆词不同于苏词的飘逸,而具有沉郁悲壮的风格。因为时代毕竟不同,两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不同,个人对生活的感受也大异其趣,苏轼没有陆游那种抗金复国理想成空的经历,这些都对两人词风的差异有影响。从婉约方面看,陆词与秦词的“细致缠绵”也不同,而是丽而不纤,柔而不弱,不失英雄本色。这一方面是由于“诗人之言,终为近雅,与词人之冶荡有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另一方面是因为词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有差别。秦观所关心的多是个人不幸,所抒发的多为一己之私情,而陆游所注目的则是国运民瘼,所抒发的多为忧国忧民之情。如此才造成了秦、陆词风的同中之异。

五

本书共选诗二百九十四首,词三十四首,希望能大致包括陆游诗词各个时期的佳篇和在某方面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诗选用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本,词选用夏承焘《陆放翁词编年笺注》本,依照写作年月先后排列,以便于了解诗人创作的发展过程。对于不能推知相对创作年代的词作,则附于最后。在注释方面,大都简单地介绍了作品的内容,希望能对读者通晓诗词的大意有所帮助。对典

故和史实,都作了必要的解释,并有译文。注释力求简明准确。对前人有价值的评语,时有引录,以助读者鉴赏。注中参用了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难以一一标明,请谅解。本书得到山东大学出版社特别是该社王延梯教授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忱。由于笔者学力所限,书中难免疏误,尚祈读者不吝指正。

高洪奎

1996年6月10日